人民日报海外版
2019年3月25日 星期一
责编：刘发为 邮箱：rmrblytd@163.com

漫步江南古寨

傅 菲

在赣江岸边，我走着走着，便想像起一匹白马。白马从南边的古道，自湖南的崇山间，一路向赣江平原奔跑而来。白马扬起裹着泥浆的四蹄，细雨轻轻酥洒，马铃叮当叮当，在古道回响。初春的田畴抬起青草。

白马在赣江边安顿了下来，往来的商贩筑堂屋，修祠堂，有了寨子。寨子，叫白马寨，坐落在江西丰城张巷镇西南部，是一个具有700多年历史的古村。

恬淡安宁的寨子

晨始，露水晶莹。细细的雾丝盘织下来，弯弯绕绕，一圈一圈，米白一片。丰城是赣江边的千年古城，明清时期，以洪州窑饮誉四海。一望无际的平原，村舍裸露在稀散的树林里。荒丘还略显青黛，白马寨像一匹卧在浩浩赣江边的白马。

白马寨建村于南宋咸淳年间，错落有致地分布着明清古建筑百余栋，整个建筑群规模宏大，是典型的江西本土建筑风格。古建筑民居一幢连一幢，坐东朝西，七口水井和两座牌坊按八卦图的布局，村里有六十四条巷道，纵横交错，没有一条巷子是直通村外。

我在寨子里里外外走。村溪流淌之声浸透了内心。南方的田畴和湖泊、矮山丘和韵致的村子，灌木遍野，春花初绽，湖水如玉，碧波荡漾。淡雾早晨给平原涂了一层露珠白。矮丘上绛红色的灌木林，和浅褐色的裸土，形成南方的色调。湖边密匝的人烟却多了几分恬淡和安宁。

这是我第二次来丰城，却是第一次来白马寨。早晨在当地博物馆参观时，见了墙上挂着十余幅白马寨的照片，我便决定即使要放弃别的行程，也要来到这个让我心旌摇动的寨子：回廊似的古巷，幽深的堂屋，黑瓦翘檐的老宅邸，古朴精雅的门楼，溢出书香的匾额。似乎这里就是我理想的江南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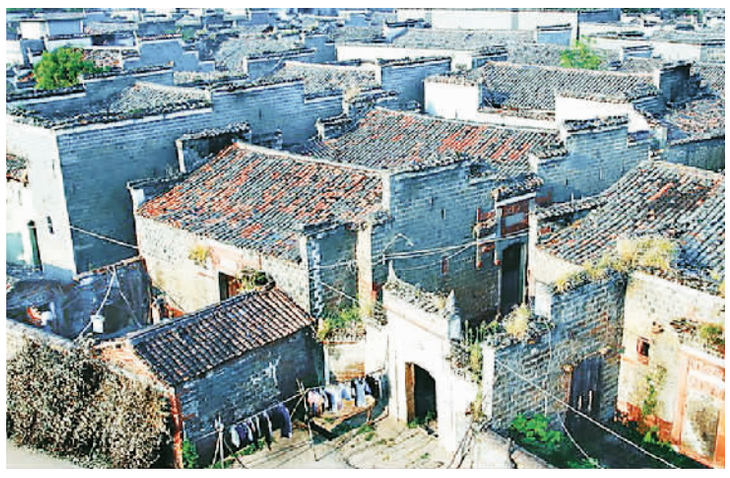
在淡淡晨雾中，赣江苍茫，却并不汹涌。也或许，浪涌之声在阔大的平原上，消弭于无声。大野稀声。雾铺了一层旷野，灰白白。江边浅滩，秋荷多半凋残，枯叶浮在水面。半塘秋水半塘秋荷，是一个旅人下马歇脚的意境。

“一个包袱一把伞 ，跑到湖南当老板。”这句话是对白马寨人的精神塑像。村前的石板古道，刻着独轮车车辙，深深如时间的沟壑，那是千百年来，白马寨人漂泊异乡又回到故乡的心灵雕版。

宋词里的江边意境

金色的油菜花铺展在大地，像一支支绿苗中开出的火焰。偶有鱼在枯荷叶下，荡起圈波。塘四周是一垄垄的茵绿菜地。菜地像沸腾的水浪，在翻卷。

平野如潮落，绵亘广远。空气恬淡。白马寨隐藏在塘与树林之间。弥眼望去，依稀可见不远处的矮丘竞秀。屋边，湖边，路边，林边，都是油绿的樟树和枝条发白的洋槐。油菜在田里或低洼地，谦卑地生长。间杂的灌木林显得蓬勃。初春的白菜花一撮撮，黄蕊黄瓣，和墨绿的婆婆纳形成一股股彩色喷泉。走着，走着，我的头发上、衣服上，结起绒毛一样的水珠。



矮丘上，山茶花萎谢在枝头上。山茶花一天天吐白，白出玉质。秋分之后，露水凝重。花瓣萎缩，洇出黄斑，花蒂霉变，花朵收缩在蕊的四周，脱落。蕊一根根脱落，但不霉烂。枝头上，便是黄白的凋谢花。秋雨飘来，风送寒意，花落满地。

时值初春，地上都是枯花。山茶花一般在霜降时节开得最艳丽，如雪飞山坡。山茶树是灌木，不足三米高，树身的下半部侧边腐烂，另一侧边树皮灰白。树干不足二十厘米粗，枝叶繁叠。枝叶有巴掌长，半个巴掌宽，叶面光滑，叶边粗糙，看起来像苦槠树叶。

雾完全散了，巷子里盈盈了一圈淡白气。平原翻滚着鹅绿的草浪。草浪给人温暖感，像异乡人凝固的日暮乡关。江边的麻白色滩涂，被春风熏染，潜伏着淡绿。淡黄色的阳光晒得人浑身煦暖，平原像一块画布。

白马寨素有“匾额艺术博物馆”之称。匾额艺术在每栋房子都体现得淋漓尽致。在白马寨古建筑群中，大小匾额有120多块，篆草行楷等字体，星辉熠熠，不乏书法精妙之笔，是中国匾额艺术的宝库。我挨家挨户看匾额，拍照，和老人交谈，像在寻访宋词里的江边意境。

朴素纯粹的天堂

陆陆续续有很多外地人来白马寨。

乡人说，距白马寨不远处，有北屏禅林。禅林有一棵千年古樟，古樟有树洞可容纳五十余人。但我没去。我得找一户人家，坐一坐，泡杯当地土茶。茶是绿茶，水是赣江水。茶叶在沸水中慢慢舒卷，茵绿，热汽萦在杯口。茶叶是水中俊美的象形汉字。茶树是最贴近人五脏六腑的一种树，是人的另一个肉身。

我曾在《去野岭做一个种茶人》中说：“厌倦城市的时候，我便想去找一个荒山野岭生活，筑一间瓦舍，种一片疏疏朗朗的小茶园，白天种茶，晚上读书，听溪涧流于窗前。从青板的祝家垄回来之后，我这样的念头，似乎更强烈了。”其实，我不需要野岭，有白马寨就可以了。我知道，这里就是自己要找的地方。

我似乎成了遥远的先民。我和他们有着相通的血脉：朴素的，纯粹的，裸露的。这是我向往的境界：我有一壶茶，足以慰余生。在江边，锄地，拔草，修枝，采茶，听残荷雨声，看雾萦雾散，是禅境。我是世中人，入不了禅境，但可以像个拙朴的种菜人，提一壶热茶，走遍矮丘和田埂。

白马寨既是自己一个人的天堂，也是自己一个人的归属。屋舍既是庙堂，也是野寺。人需要活出洒脱。苏东坡在竹林里，淋了一身雨，成了落汤鸡，他多会打趣自己啊：“莫听穿林打叶声，何妨吟啸且徐行。竹杖芒鞋轻胜马，谁怕？一蓑烟雨任平生。料峭春风吹酒醒，微冷，山头斜照却相迎。回首向来萧瑟处，归去，也无风雨也无晴。”

白马寨，是一片心灵的栖息地。在这个早晨，在我眼中。

（傅菲，本名傅斐，著有《南方的忧郁》《饥饿的身体》《故物永生》等作品）

本文图片：白马寨古建筑群 天 空摄

丝绸之路蒸饼香

程晓兰

张掖是古丝绸之路的重镇，它不仅有悠久的历史、灿烂的文化、优美的自然风光，更有着众多地域特色鲜明的美食，被当地人特别夸赞“攒劲得很”的张掖蒸饼就是其中的一种。

张掖蒸饼起源于汉武帝时期，距今已有上千年的历史。当时张掖经常受北方匈奴的袭扰，汉武帝派大将率数万骑兵前去征讨。为慰劳士兵们，当地百姓纷纷杀鸡宰羊、蒸馒头打烧饼，因为士兵人数太多，他们就干脆将面剂子直接摊在柳条蒸篦上蒸成薄饼，裹着羊肉给士兵吃。由于这种蒸饼松软细嫩，韧性好，面筋高，又有羊肉搭衬，吃起来格外香甜，于是便流传下来。

在张掖最有名气的蒸饼店，我们一行人点了这道美食。只见青花瓷盘内一团洁白透亮的银丝均匀铺开，羊肉蔬菜卤汁浇在其上，晶莹剔透的饼丝搭配红黄紫绿的蔬菜，色泽艳丽，摆盘精致，仿佛一件精美的工艺品。

翕动鼻翼轻轻一嗅，甜甜的面香、浓浓的肉香和淡淡的蔬菜香扑面而来，馋得人口水直流。迫不及待夹起饼丝，只见它薄如蝉翼，细如韭叶，晶莹柔润，油光闪烁，放到嘴里细细品味，饼丝绵柔劲道，羊肉肥美细嫩，蔬菜新鲜脆爽，几种食材混搭在一起，激发出无比丰富的口感。不一会儿一盘蒸饼风卷残云，没了踪影。

回味着蒸饼的余香，我由衷地赞叹“攒劲得很”！只是纳闷张掖蒸饼怎么不是“饼”是“饼丝”？老板说，战争消弭，生活安定，张掖蒸饼的吃法也更加精细了，人们把蒸好的饼子一张张掀下来刷上清油切成细丝，将羊肉和蔬菜爆炒成各种口味，做法更精致，味道更丰富。

做张掖蒸饼是个细致活，和面、擀面饼、绷饼、蒸饼、切丝、炒制菜卤等。张掖蒸饼之所以味美无比，有三个秘诀。

第一，绷饼的力道。将面剂子擀成薄薄的面饼平摊在蒸篦上后，还需用力抻拽，直到把薄饼扯得薄如宣纸，亮如蝉翼，柔如锦缎。这个过程，力道的掌握非常关键，没有几年的功力，面饼不是扯得薄厚不匀，就是扯得大窟窿小眼睛，“有碍观瞻”，影响口感，也无法蒸制。

第二，原材料特殊。做蒸饼用的是张掖本地产的小麦，这种小麦日照时间长，昼夜温差大，磨出来的面粉洁白细腻，绵柔筋道。和面用的水是祁连山的泉水，甘甜清澈，矿物质含量多。特殊的水和面，造就了张掖蒸饼的鲜美独特。

第三，绷饼工具特殊。绷饼的篦子是用当地的红柳柳条编制而成，红柳枝有着特殊的清香且不生虫害，用它绷饼，不粘连，还可以使饼子带有红柳的特殊香气。

张掖蒸饼，起源于刀光剑影、烽火硝烟，发扬光大于寻常巷陌，百姓餐桌，它不仅养育了张掖人民，也以开放包容的姿态，迎送着五湖四海的客人。它独特醇浓的味道，穿越时光隧道，在丝绸之路，一路芬芳。

烟花三月下扬州

马金星

“故人西辞黄鹤楼，烟花三月下扬州”， 唐朝诗人李白诗作《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》中的这两句诗，让黄鹤楼和扬州声名远扬。

扬州，古称广陵、江都、维扬，建城史可上溯至公元前486年，地处江苏中部、长江与京杭大运河交汇处，有“淮左名都，竹西佳处”之称，又有“中国运河第一城”的美誉，被誉为扬一益二、月亮城。中国运河高邮段及扬州段入选世界遗产名录；扬州是中国申报“海上丝绸之路”世界遗产的城市之一。

扬州是很耐看的旅游城市，也是我梦想一游的城市。多年前我就向往着梦中的扬州。在国内读书的时候，每次耳闻目睹扬州这两个汉字，总会无法释怀。小学晚自习时，我的课外书《红楼梦》第12回“……林黛玉辞别了贾母等，带领仆从，登舟往扬州去了”，读到此处时，兴奋的我，便会忘我地手舞足蹈，神游一番，以至旁观同学觉得莫名其妙，拍手大笑。

终于有了将梦想变成现实的机会，有了与文友一行咫尺天涯扬州缘，载品载笑地更加“认识”扬州。

扬州，史称盐都，早就知道这座古城是值得我们慢慢品鉴的采风点，是创作不朽篇章的纷呈圣地。

当我们真正走进扬州时，突然之间，眼前发亮了。面对这里的风雅幽丽，我们每一瞥目光都充盈着惊喜。

绣球树丛缘在绿涛滚滚浩瀚连绵的天地里，皎白如雪，高洁无尘。眠花卧柳的瘦西湖啊，你是为了“一壶水煮三省茶”的风物声誉而日渐消“瘦”的吗？扬州的“包打天下”是不是整天忙着闻名全国？

我们在当地一家百年老店里用早餐，在“酒好不怕巷子深”的小酒馆内举盏，在湖边的柳梢轻拂中听曲。君不见，春波漾绿，岸草铺碧。扬州那密密匝匝、挤挤簇簇、形态各异的细长竹子的竹竿上，顶着浓密的片片竹叶，在美谈轻吻中，耳鬓厮磨，忽明忽暗。

在峰峦绵亘、直刺云天的竹海间，不时隐现形态各异的八角竹亭。我们在此小憩，身边是叮咚作响的潺潺泉水，松风煮茗，犹如描绘着这里的幽情美景。

追寻扬州花街柳陌，让人兴趣盎然。君不见那湖上的一抹轻烟，似乎是擅长山水的画家的神来之笔，所有声画，都带上了千呼万唤、犹抱琵琶朦胧的美。步上虹桥，发现竹叶青翠欲滴，空气清新湿润，仿佛享受湖光山色的“天然氧吧”。惊诧于那“两堤花柳全依水，一路楼台直到山”的盛景，双眼轻抚著名的小金山、法海寺、五亭桥……我心中自问苍天，为何不让我衣带云霞留扬州？

下图：扬州风光 **来自网络**

去看望一条河

吴昌勇

在陕南岚皋县石门镇歇了一宿，醒来时，天已大亮。

推开窗子，空气湿漉漉的，山风拂来，屋子里满是草露味儿和泥土香。穿衣下楼，人一下子接了地气，从头到脚，每一个关节都活泛起来，像有人热情地拽着，不由得想四处转转。朝阳斜照下，整座山的颜色很自然地有了层次。四周的山很干净，宛若用露水刚洗罢脸，在瓦蓝的天空下安静地对望。

我要去看望一条河，之前，我们有过两次会面，一次是日暮，一次是午后。这次早点儿，在早饭过后。山道弯曲如折，从镇上前行半个多小时，车辆已抵千层河。站在这位老朋友门前，抬起头，脸上的笑是从心里涌出来的，心一下子融化了，少了矜持，多了冲动。

山里的雾气还没有完全散尽，太阳从山头往下跑，我们从林子里向前走。和往年比，千层河好像胖了点，但依然保持着山溪的体态和模样。

两面青山离得很近，也很陡峭，山上的树木呈奔跑状，从山上到山下，树木无论粗细高矮，似乎都在匍匐前行。在谷底，甚至有的树木已经将树冠伸进水中，根须依然扎在离谷十多米的山坡。

无论是河，还是溪，千层河都生活在故事和传说中。那些小若花苞的石子铺垫在水底，成为松软的河床。那些大过农家磨盘的各色石块，密密排列在谷底，有的棱角分明，面目清秀，有的浑圆壮实，一身力气，也有的仰面横卧，任凭溪水从身体淌过。

千层河是有生命的河，有情调的河。那些浪花如公主般骄傲地次第点燃某个深潭或者瀑布，然后又消失在水面，寻找另一个开放的地点。瀑布将无数水潭串起来，一个又一个兼具个性特征和生理构造的水潭，俨然是千层河这条水道上的驿站，让浪花和鱼群短暂地休憩，或者在这个柔软庞大的宫底繁衍生息。

从半山腰倾斜而下的飞瀑阳刚且粗狂，那是大自然紧握在手的笔，以这种飞泻的方式完成生命中最动听的吟唱，若是诗仙此时就在山下，他定然会轻拂银须，留下属于这条河、这面山的绝句。

行走在靠河的步道，不时有露水般大小的水滴落下。路旁随处可见的是淙淙流淌的小溪，从石缝或树根旁渗出，清澈、纤细，如小蛇潜行，慢慢地汇聚起来，最终如听话的孩子一起扑向千层河的怀抱。千层河最初也许就是一滴水，是树木、泥头、天上的云朵，甚至是漫山的石头挤出大自然的乳汁哺乳它长大，让它有了宽度和深度，有了后来的这个名字。

千层河没有忘记这一切，如今她反哺这片森林，在夜深人静的时候，她将露珠送上山头，让那些口渴的大树和小草尝得一口甘甜。这片森林也没有忘记山下的这条河流，它们以巴山的名义拧雾滴水、捧露下山，让这条溪流逐渐成河。于是，千层河就成为巴山背面这座大山的一条脐带，流淌着最浓稠最近乎母体的血液，滋养着这里的一切。

千层河之所以得名，是因为水的层次，之所以有名，也许就是这种大自然之间彼此照应，相互滋润的法则和规律。走进千层河，我看到的是大自然最原始的纯美和交融，总是能从一条河流的身上找到些许顿悟，然后让自己走得远些、再远些，让自己的路走得宽些、再宽些。

上图：千层河 **来自网络**

欢迎关注本版微信公众号
“人民日报行天下”

广告联系电话 65363547 65367287 办公室 65369330 发行部 65369319 传真：（8610）65003109 零售3元/份 国内定价全年420元 国内统一刊号：CN11-0066